



## 俭奢之间

《书经》云：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。

京剧丑行宗师、中国戏曲学校校长萧长华当年是有口皆碑的大牌艺术家。他演活了蒋干，演绝了汤勤。以他的艺术功力和地位，收入自然丰厚，但他是梨园行出了名的勤俭之人。早年从城里去颐和园演出，单程就三十多里，他以步当车往返，不耗用一分钱车费。平日里布衣布鞋，不慕华丽，演戏时也不带跟包，不讲排场，不吸烟，不饮酒，粗茶淡饭一生，家里从不用仆人。汪曾祺曾有文章介绍萧老：他天津演戏，自备伙食。一棵白菜，两刀切四片，一顿吃四分之一，餐餐如此，窝头、白菜。他上女婿家去看女儿，问：“今儿吃什么呀？”“芝麻酱拌面，炸点花椒油。”“芝麻酱拌面，还浇花椒油啊？！”意思是铺张了。萧先生偶尔吃一顿好的，四十个饺子，装在一个盘子里，浇一点醋，特喽特喽就给“开”了。

克勤克俭，宿为中华民族美德。俗语说：黄金本无种，产自勤俭家。长达几千年的农耕社会，中国人大多时候为温饱而挣扎。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说，中国2200年间，1621次大水灾，1392次大旱灾，每6年一次农业失败，每12年一次大饥荒。北京人若干年前熟人之间的问候语一直是“吃了吗您？”既表现出吃的至关重要，又暴露出问候者与被问候者对果腹的忧思。

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说，人类几乎在全部历史时期都非常贫困。因饥荒带来的争斗乃至战争从未间断。因此，清人朱柏庐在《治家格言》中才说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

由是似可得出俭省是客观之所迫的结论。其实也不尽然。尚俭戒奢也常常与宽裕或困顿没多大关系。

死后埋在昌平定陵的万历皇帝在位48年，普天下都为他一人所有，可据传他老先生竟然在故宫里挖坑私埋了大把的银子，常常去窥看一番，以期心满意足。到后来，银子已失色发黑。诚然，此货的可笑之举与克俭无关，肯定是十分严重的心理疾病使然。

名臣曾国藩不可谓不富有，但他向以教育晚辈克勤克俭而天下闻名。他在写给其二儿子纪鸿的信中说，

“凡士宦之家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返俭难。尔年尚幼，切不可贪爱奢华，不可惯习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、士农工商，勤苦俭约未有不兴，骄奢倦怠未有不败。”在另一封写给其侄纪端的信中他叮嘱晚辈“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。”“俭字工夫，第一莫着华丽衣服，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。”他忆及其祖上竟希公读书时，“正月家人给钱一百，为零用之需，五月归时，仅用去一文。”

如此看来，俭约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品德追求。如前面说到的萧长华前辈，别看他自奉极俭，朋友、同行有难处，只要跟他张嘴，他毫不犹豫地开柜子拿钱。

的确有些穷怕了的国人由贫变富后便补偿性挥霍，相声中刻画的“买两碗，喝一碗倒一碗”的人即是此类。不过如此行径最多反映个人修为，不提也罢。而那些专会挥霍公款腐败者确实应该千夫所指。他们中不少都有贫寒的底色，一旦有了损公肥私的机会，便会变本加厉，红了眼地享受奢靡。

有人说，“八项规定改变中国”。党风决定世风！多年管不住的无底洞——吃喝之血盆大口终于被戴上了枷锁。显而易见，俭约与奢靡早已不是什么个人小事，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、执政党的生死存亡！

与中国同享文明古国殊荣的古巴比伦在辉煌时期提出“享乐主义”，于是，它最早淡出人类视野。打败六国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崇尚奢靡，大兴土木，不惜耗用巨量资财。秦王朝只十五年就走到了尽头。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古罗马一度在选出了新市长后要宴请市民好几天，没多久也消亡了。

魏征谏唐太宗曰：俭，德之恭也；侈，恶之大也。

王跃春